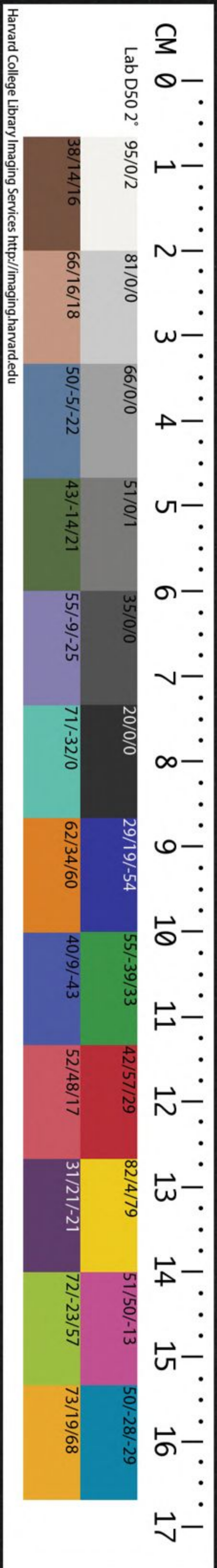


2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8 1943

72720/7914D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大學臣江旭奇訂

三月

命另推遼東經畧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  
上怒其規避革任爲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薊津萊  
軍務

陝西鎖異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  
隨卽窺視並無人影形迹

經畧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臣以駑材責之千里不



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徼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迹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國家何負於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為孤注哉天下之事决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畧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再勘余生沐恩重托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敗壞着着抵牾既要臣同功罪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又不與臣兵馬既駁臣主守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既詆職沮戰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皇上哄士大夫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為虛聲而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為說謊悔已為悞信又自謂悞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爲憾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卽黨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卽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閩陽臣何敢先出閩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叅破逐日路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於是乎撫臣無計而黨護

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其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紛紛謠言以圖殺臣也賴我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於撫臣則逮於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已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通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愿逮也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典人情遂生猜疑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卽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撫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卽率水兵都司張國卿奉樞部密言放船浮於海從芝蔴灣泊船寫牌諭祖天壽曉以利害激以忠義遣國卿往說之天壽一見國卿不覺痛哭遂糾衆投順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筭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部候震揚疏論輔臣葉向高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侯震揚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奏 恩典不宐濫徼謂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奈何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以致光祿尚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銓府權宐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於故官之贈卹自是新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朝有何勛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又有何完節爲之子若孫者方具



疏上 請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 恩廢

請者因緣干利即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 國本

為題目則捏邊功為勞勛紛紛請乞迄無了期此後

遇有 陳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為覆疏

經畧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聞內嚴而外自治內

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於憂內一曰防內患二

曰詰內奸三曰飭內備四曰嚴內衛五曰節內供六

曰急內應

御史江秉謙奏罪樞亟宜正法糾兵部尚書張鶴鳴

謂其罪在經撫之上寸斬不足以贖其欺 君悞國

今日急於憂內

之罪併請究耿如祀如律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

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

擔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

申前請倉皇獨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

任用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瀋失

後奴賊與李永芳佟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費金銀

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繇於內地之蠹臣

每恨之而不得真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

詞詳悉的為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佟卜年通李永



輦轂之下  
皆逆虜

芳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犁然可疑但卜年  
叨登進士受國隆恩豈無一毫犬馬報主之心  
而尤犯萬磔叛逆之罪非為昏愚犬無良心者端不  
至此然據茂所供則輦轂之下皆逆虜殊令寒心  
既有聞見不敢不入告伏乞皇上勅下法司將  
杜茂佟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正典刑如枉  
宜為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居民王進榜家白雄雞生卵

四月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先是熊廷弼一

跪就起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札山海無可奈何出關  
職見廣寧撫臣不守職恐山海有倣罪之難辭先並  
不曾議職住札廣寧如原議職住廣寧罪亦難解一  
躬投一招揭次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  
戰如經畧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  
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  
廣寧危在旦夕經畧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  
不盡不幸熊經畧先來次後竟然逃回此罪歸於廷  
弼不於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躬而過各候堂審  
我師復新都縣



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

縣督丁文明等進攻賊又聞大兵且至宵遁歸巢

涪潭賊降涪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

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地界倫懼

投降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廷試賜文震孟傅冠陳仁錫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切要事務一安遠民一省煩

言一明職掌一恤民困一收人心

軫恤遠民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

分派各令安業生儒准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釋羣疑銷隱禍以固人心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繇知妄

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

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

崔文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時以逃兵逃民

俱不可用故也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是日三法

三法司會審熊廷弼

皇明通紀

卷之六 天啓

七



司大堂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理周應秋  
 同審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任經畧原議住札  
 山海並無住札廣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  
 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  
 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  
 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於 朝廷熊廷弼  
 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  
 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今不肯進獄叫錦衣衛旗  
 衛暫時回到天仙菴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  
 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

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授○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在○  
 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畧今奉 旨回籍聽勘改聽問 旨廷弼自請  
 詔獄

欽差贊畫舉人孫元化上言下第之後 恩留臣  
 以葛巾布衣周全繫鞵誠曠古之希迹也第臣雖一  
 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言莫如銃臺  
 議論戒於二三賞罰期於信必此四言也莫能易也  
 氣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踐臣之言而必責臣之自  
 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錄臣練而謂器法之病非臣之所敢承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薦海陽縣典史楊文煥香山典  
史曾六德皆宥賜環徵用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  
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酋之猖獗  
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主憂臣辱枕戈待旦  
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  
間畀以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  
猶為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  
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

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  
虞其相開一場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

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

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是

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虜用用間而

反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

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

笳一鳴風鶴皆兵鞞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

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竄迄

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



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焚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宐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畧，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追惟初出春明門，卽微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復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

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旣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卽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守不成，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勘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旣敗，先



奔榆關卽有益世之氣料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  
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  
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安與化貞  
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旨昭然卽廷弼與化貞書  
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何至今日移異其  
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  
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畧觀之也比之  
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  
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  
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宐用重典  
以警將來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  
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  
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卽殊法難懸異會同覆審旣  
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 疏叅 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  
罪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  
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 然事係傳聞併  
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  
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  
以聞旣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



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等五十餘人議撫西虜

輟寶和店稅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刑部尚書王紀劾罷囂曠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

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

大雨雹

矣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著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

張振德闔家死難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哀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恤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振德蘇州人幼卽以名節自勵長為



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迨其舉鄉貢，尤授徒糊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既謁選，得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署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當藍曾之變，振德甫出棘圍，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焰，其時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張純，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

大學士沈淮奏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獎率忠

勇，効力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患無約束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五月，巴西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一曰大臣名節安重，一曰小臣忠告安寬，一曰內臣窺伺安防，一曰外臣附和安化。

試御史蔣允儀奏請培養士氣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恤之。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



皇明通紀卷之八  
隨得至以名器爲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  
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  
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  
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國大計。  
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耽延。而且公然閣之也。有名做  
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  
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  
無設也。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降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國是振。國紀三說。一曰立  
議。忌於煩囂。一曰稟議。忌於模稜。一曰覆議。忌於恇  
怯奉。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  
合疏。不必瑣陳。依議行。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  
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  
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旣  
聞且見之矣。何爲抱頭鼠竄。偷視食息於人間。一則  
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國無法度矣。  
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覲顏。仕遼白骨再回報。



恩有日。安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蹄。以為生人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倣。惴焉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後也。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者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携手同逃。囚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且戮。庸可再乎。安服重刑。以彰軍律。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死難唯高邦佐一人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 明旨。若欲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何為效小臣。沽名賣奏。其京營練兵事。安着邦瞻便與總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榆關濫賞。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炎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撥拾煩瑣，無補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輔弼元臣，朕嘉補贖不難，轉圜卿宐，卽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

法讖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

運。至於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制臺房壯麗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定。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毛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向議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給銀六萬兩以濟其急。誠憐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卽發，則請准上兵勒期渡海，竊

上酋安邦  
彥叛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以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於奴。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亦灰忠臣義士之心。除淮兵見在登萊。卽發外。今當就近發糧二十萬石。戶部再發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匹。解發文龍。庶各兵衣食不乏。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報主。卽授總兵職銜。頒給勅印旗牌。假以便空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奏上允行。

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

之。

川師克復險關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先是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時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所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札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爲謀亦狡。於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直衝賊營。石柱宣撫領



兵秦明屏率部兵遶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柱文  
煥奮勇前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殺死三千餘人屍  
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又重慶  
府忠州判官胡年表於二郎關發部下衝鋒將士督  
令宣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兵秦明屏等併力攻打斬  
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  
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  
給事中張鵬雲引張差移宮三案奏叅方從哲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不允  
御史張慎言奏論方從哲移宮三事之罪

造青冊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  
於是部科議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一送工部  
一送工科得互相覺察

星變本月二十五日巳時日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  
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  
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  
折之李可灼進紅丸而 皇考隨藥隨崩非藥之故  
乎此時從哲亟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  
恨而滿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贖



皇明通紀 卷之八  
如是夫賞金可誘曰 皇上而稟回籍調理亦可誘  
乎。繇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  
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弒者也。昨見黃克  
纘疏其言進藥時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  
得補。卽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云閣  
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  
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臣已  
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乞 皇上將樞臣疏  
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  
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

天之靈。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  
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 宮門。此  
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迹  
若風魔。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  
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  
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臺臣馬  
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竇奏。皆爲宗社靈  
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九

大學臣江旭奇訂

六月 庚戌

恤錄第一  
係忠方孝  
孺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昭代第一慘忠遜國之  
翰林院學士方孝孺奏入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  
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藉仍命議謚并所在有司  
新其祠宇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賊以聞香教為名聚眾二  
千餘人于十七夜裏應外合攻破二城劫擄庫藏屠  
戮甚慘署鄒縣通判鄭一杰滕縣知縣姚文徹俱逃



出巡撫趙彥發兵捕之、

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擬一等應該復職

贈廕官九員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程蘆洪春王

正志華玉王之翰吳應鴻俱諫礦稅爭冊立被逮拷

問身斃者俱擬贈卿寺等官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

十六員顧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鯉張棟傅好禮駱

于仁王教塗本范儁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

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

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泓濟王學魯顧文選朱維京

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寶陳加訓

逮中立張同德時偕行鹿文徵劉仕詹郭廷彥馬經

綸耿隨龍宋燾黎道炤劉爲楫林培戴士衡錢養廉

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時鎮陳繼春費必具

王士騏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張納陞顧允

成諸壽賢薛敷教柴恪俱進諫被謫降者亦擬贈官

卿寺有差



命考選勿拘資格卽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百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

以信天下萬世

川師克復  
渝城

川師克復渝城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叅政張副  
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故有是捷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考選庶吉士蔣德璟等三十六人

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哆口肆辨再劾之上

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韓爌等皆

知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

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羣疑奉聖旨選侍向

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皇考豈能恣

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

復鄆城鉅野

刑科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宣皇言卽所以

定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衡焉近禮臣孫

慎行叅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聖旨

會奏諸臣或揭或疏幾蒲公車直道在人公論在



皇明通紀 卷一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者，欲付史館。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實亦人主不能私是非也。奉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纂酌。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城守翁登彥、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翟學程、謝奇舉、曹元龍、冉岑、鍾文燭、九臣，其膽畧才諳皆大過人，宜加超擢。死節張振德、徐大禮、王願甫、左重、洪維翰、趙愷、翟英、韓應泰、李世勳、郁聯芳、張羽、董盡倫十二人，正氣孤忠，皆古之烈丈夫，宜加恤錄。

廕劉元霖一子入監。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畧曰：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辨說，奉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臣等據各衙門叅疏及各衙門議單。

綱常正而後史錄明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一  
參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李可  
灼進紅丸事此進藥之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  
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 皇考之疾急迫倉皇  
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  
是心但以我 皇考調攝之身凡藥不可以輕進可  
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  
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  
至于可灼之處分卽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  
去則失之太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  
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

期以自白其心卽臣等亦云輔臣爲法任咎是亦大  
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吏部九  
卿等臣卽公疏奏請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  
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  
卽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  
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  
移如再稍遲則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  
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 龍馭上昇罪  
勝誅乎應拏解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身膺提  
督當可灼輕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

崔文昇罪  
在可灼上



矣。并應從重究擬。如此則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奉 聖諭。皇考遠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稟擬失于大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開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七月

辛亥

錄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逆酋投遞訴詞。多涉贊畫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上以時俊素受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信。着暫回藉。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了事。



張問達請  
盡復言路  
諸臣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聖治  
疏曰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賜寬什盡復班  
行與命甫申歡聲雷動然自五臣而外科道則有朱  
欽相倪思輝侯震賜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繼  
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  
而憂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君則一伏乞皇  
上統賜錄用盡還原職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  
治之本奉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  
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

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  
其遞侍觸犯聖母朕豈不報但看皇考優待今被  
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姑罰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爲慧妃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聖旨毛文龍因拏佟  
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監軍讒害毛文龍拏到劉  
一嚙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  
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嚙等身邊奸細在各  
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  
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



主絕革職  
為民

法誤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  
嘯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土官軍其情最  
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為名顯是推故違慢支  
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為民其餘各官姑  
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  
堪憐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為災遼人墊苦臺城各

處傾塌關係緊要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  
錢糧嚴飭將吏于分轄處所應脩造的速行料理其  
傷害人民亦量為賑助以救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  
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亟行招集經  
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逐出  
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  
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調外復蒙 聖恩  
賜環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為陳瀆



獨一片石  
八犯最便

第目擊疆事安能默默不為。皇上陳之。今榆關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脩之儉。獨一片石一路無榆關之扼塞。無西虜之掩襲。嗚枚疾趨。信宿而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頃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無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住。為所闌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蘆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瑕處。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挫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為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

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專管東協。為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眾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矣。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備。而樞輔孫承宗。又閱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畧。以紓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恃。欵之心。用欵以不妄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將如杜應奎。李懷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遼事尚可為也。奉聖

以不恃欵  
之心用欵



旨。這本說的是杜應魁見報新兵，着卽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其圖料理，同守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疏曰：紀與閣臣沈淮相攻，談者亦以爲過。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佟卜年劄一嚙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黔省兵食必仰于楚，遠者四五百千里，近亦二三千，往返必湏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能必解役之疾趨？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待糧米運至鎮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爲慎重，而不敢輕發，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內糧食已盡。



力難復支。會城之外，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關支行糧悉于俸米載道而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況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伏乞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玪，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住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旨，以臣具疏之日為始，即便移文管事，則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涸之源矣。

司禮傳出 聖諭論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糧煩多，例應該部辨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魯交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况內外庫帑罄竭，軍興不貲，朕特命官于內庫查簡修造，至期應用，以稱朕節匱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糧，務要各秉公心樽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賊攻曲阜，却之。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遼陽城火

塘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  
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牲  
畜燒死幾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脩峻望倚  
毗方殷覽奏情詞懇切暫准回藉調理稍可撫按奏  
請起用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朝鮮陪臣吳允謚等四十一名暨大崇教等七寺喇  
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六名入貢

兵部尚書黃克纘回籍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臂輕擲可痛帥尾孤搖  
宜憐請詔諭毛文龍以昭倚畀之意并請檄勞朝鮮  
令慰遼民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

太學臣江旭奇訂

八月

壬子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脩省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天人交窮疏曰陛下恩加於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爲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置國家於蝸蟻沸羨之場尚不悔其顛倒也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倚重之大老以構讒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



宗伯以封典誥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焉獨騰騰於三十劾疏之閣臣卽去而尤加異數焉。挫美輕於鋤蘭屏奸眩於逐臭。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爲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款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乎。

反無溢條。至於遼廣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卽萬段何足惜。乃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遂縛袁撫。開門獻於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孽起於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扞禦連宵。苦雪難爲固守。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脚荒忙。抱頭走矣。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謀求於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祖宗朝有此顛倒乎。尤



可恨者，奸輔家居，迎款過道中，托數千金於蘆，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蘆受敗，則又營窟于奧，竄遣狎客日伺。內府交歡，跋扈之闖，借以招寵，又助闖以振威，樹黨潰裂之釁，皆奸輔作之俑焉。祖宗廟並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所不當簡，何至以闖人銷骨之私說，斃皇親之三僕。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妹傾國之私昵，淆母儀之芳規。藐姻冑於輿臺，褻壺範于履屨，此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於太廟，告於二祖十宗之靈，邀五行

吏捫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矣。凡此種種顛倒成於陛下者，十之二三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不知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之忍負陛下，一至此。疏入奉聖旨，落職爲民。貢臣辭歸。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一襲，銀一百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俱厚賚之。

御史侯恂按黔，陛辭條奏十事，言廟筭不可不定也，殿爭不可不和也，樞貳不可不簡也，巡撫不可不擇也，恩倖不可不裁也，嚴威不可不霽也，邊苦不



皇明通志 卷五  
三  
可不念也。兵料不可不儲也。召募不可不戒也。驛遞不可不酌也。

贈義烈鄉賢董盡倫光祿少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

免磁器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於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塌湯站等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臣一介庸愚在

遼二十餘載。謬蒙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叛

逆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

風兢冰墜。糧匱援絕。而猶仗皇上威靈。廟堂勝筭。

計復寬。覈術聯南衛。而上年十二月內。奴賊渡河之

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

奴無西犯。儻律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

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卽以報

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

之防守。患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

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關廷。未嘗



西虜反覆  
不當

不歎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為皇  
 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  
 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龍，及劉某  
 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密運神謀，以折虜志。使彼  
 為我用，而不為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  
 小國，自我有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渾河之役，水卒歿  
 於詔使之還，既騷我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  
 之兵士，固疲極矣。而無籍之徒，非謀賞，經撫咨文，則  
 鑽求部府批扎，動騎官馬，滿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  
 盡為攢眉。臣思奴酋發難，皆為市井無賴所激，宜速

山海宜守  
登津宜戰

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扎，以入麗者，此登萊  
 聯朝鮮法也。至于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登津  
 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  
 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邇朝鮮，但令  
 各島聯絡其中，島上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  
 民自多感德，慮無不效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  
 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  
 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然自各  
 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鼉磯島、皇城島為登萊門戶，兵  
 將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筭，惟是旅順



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畧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畧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韶應援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畧札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叅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則斷奴

酋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畧標下叅謀都司劉可伸以海州叅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畧札委加銜都司林茂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卽命劉可伸爲之應援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二十餘號用巡撫委守備程攸以岫巖備禦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鎮寬靉二百里卽用經畧札委鎮江鍊兵遊擊張忠扎委練兵都司署靉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靉間并相機直入



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懼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師感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習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卽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奸毋令渡海正不知遼將或多通虜遼民反實懷報國且棟其莊丁爲兵載其家屬過登安插遠處何奸之有惟速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刻期押

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浙兵精于火器者萬餘給盛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襄恢復至計竒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卽河西亦不敢輕渡矣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叅勘前事抄出到部爲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奈之何哉

君令不足  
以敵臣意

假令榆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箠使文龍卽不妨置棄於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



文龍滅奴  
不足牽奴  
有餘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之議其後也。文龍滅奴，卽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溝中梗，奴一意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况其列兵旅順，改造風帆，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混稱兵船，鼓棹迅至，彼時卽悔接濟之遲悞，何及哉？據文龍之疏中，談奴情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干，統以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虐，逃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爲中國死者，亦且數萬。誠勅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選遼民勇悍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旣無招

募稽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各兵不習水土，不耐風寒，不勇戰鬥者，費倍省而氣復倍壯。是一兵可當奴百兵也。夫其不可丸泥封鞞，箠使者，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爲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爲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疏所題閩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淮兵前奉旨過海，而裹足淮揚，藉口勦妖，豸繡之威稜，自行自止，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昭畫一耶？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遽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務尋得 俞旨

改經畧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

以閩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

劉得功等俱斬罪竇承武斬罪

摠兵達奇勲等釋放立功

革逃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

憐才公揭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姚思

仁吏部侍郎王燁禮部侍郎錢象坤翰林來宗道

錢士升等請復壬子第二名中式舉人今被革以監

請復舉人  
革學賢

生聽選童學賢

九月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其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本

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

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

神以東林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

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天下治亂

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

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臣嘗思之於古自

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苑不

人心邪正  
係學術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天啟

九



不傳者必有指

皇明通紀卷之五  
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竝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  
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  
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  
戚。旣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兀至深箐  
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  
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卽  
東魯劉孟秋。宋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  
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  
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日  
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  
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  
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  
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  
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大淺矣。人生墮地。學者自訓。  
話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  
講學也。實煩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勲勒  
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  
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



髮至老不敢頽墮自甘者也。詩云相彼鳥矣猶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奉。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脩方資表率不必介意。

右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不勝惶愧。伏惟我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國朝以理學開國

經筵而言者。以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儻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惟望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省此一番議論。奉聖旨。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奏講學欽贊。聖功疏奉。聖



旨朕留心學問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遠稽月令除酖之仁兼倣周官造禮之義請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于厲壇相近所在另至漏澤園一區收掩道路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

聖諭九月二十二日冊封信王

經畧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愍爲主愍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夷所視爲重輕故

講賞爲愍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朗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奉愍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往復論折虜不能難卽一年一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奴并力恢復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愍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



賂背盟陰合當羅顯罰蓋指天爲証也是役也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愍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有足虞者抽扣爲虜中最悍與拱兔反青爲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愍卽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愍不敢爭而抽扣代爲之爭旣強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一先是督臣遣使至反青拱兔所適與奴使會羣食於帳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

之歲賞不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他岐而交或不固可虞者二愍貪我之歲賞以爲恩見我拒之力姑與姑就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季之賞可虞者三虜亦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爲唆掇顏諸郡亦漸生需索矣難爲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窺我之弱徃徃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助不可長而賞遂爲例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起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與海蓋間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為款虜也



戰守者自強之策

而不知其為降虜也。能保不與禍患於我肘腋之地哉。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強之策也。在閣部督撫大臣當竟成之。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殿試以別真才。以濟

實用

河南道御史董應舉揭屯田事宜。揭曰。自古屯田皆於兵爭戰苦饋餉難繼之時。為此急畫。隨屯即效。未有待利於他年者。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之期已遠。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注司農。往日開河舊跡

猶存。可作水田甚多。盧同知分與屯主。墾不及十。一職欲盡開之。因問經歷趙鑑。鑑曰。六處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夫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夫一兩。其挑濬舊河。為力不多。其餘農糶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其人忠實。可任。屯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率督鄭千總。張光宇等。照井田法。徃丈之。通計六處。旁近所水旱田。可二萬畝。有奇。即雙港白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即令召人挑濬。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鑑



法開之千箱萬箱，即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不肖以國家為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謹揭。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今保定總

兵魯欽請以解。京馬價支收買馬，不知今日京師何時，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

恐於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墻，東省之妖民黔蜀之騷動，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

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一旦馬不足用，責將誰歸？即誅魯欽，其何濟矣。

禮部接出 聖諭 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

選侍誕育勤劬，見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

來行特諭。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册封為莊妃。

內閣接出 聖諭 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

俱暫免行刑，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勿為姑息。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廕帙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重念貞勞憲臣以勵羣工謂御史史永安與巡撫李樸督學劉錫玄戴燦周著萬編等因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雲貴兩省及山海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筭兩差臺臣梁之棟先年拿獲劉保今馳驅於居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作二差奉旨俱依擬行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暉直陳黠虜誣枉時毛文龍生擒直達五名內有詭稱係朝鮮通使人被捉等情故具疏辨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朝鮮國又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 聖旨據奏逆

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忠節其一切同仇犄

角制勝佐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一 終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天啟

十一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訂

十月

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擒斬竊據岩城逆賊樊龍張  
彤黑蓬頭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何若海周鼎等通  
共三十一名請依律正法傳示天下以爲土司目  
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聖旨遵義不守賊  
復猖獗着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勦總兵官就  
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雛勤事死難併龔萬



祿等俱與優恤該部知道

命魯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勦刻期起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撫六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卽內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極救無術姑爲此湯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

州不爲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聞之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真耶撫臣何爲望臣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耶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奢社輝等和之今部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未叛也况安之叛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之內生靈殺擄殆盡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啖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聞二月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



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疊水舖賊  
伏四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近自安  
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死者  
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伎  
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  
言撫局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  
撫之職何苦言戰况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  
傾肝吐膽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髦秃如  
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狀書云爾城內之人  
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已笑我之言撫矣况賊

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當萬分危急之秋  
竊恐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耽閣  
稽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不能守  
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  
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功陞撫臣李樸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  
機戰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圍解之日一  
併優敘

贈死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衛于戶世襲與



備紅夷

祭葬

備紅夷紅毛夷部落種殊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實以兵船泊閩之澎湖島嶼後機智頗開情形漸熾十數年大舟巨炮截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絲綿貨物悉為彼有而商亦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為市之粵不得轉而之閩初猶泊十二艘于澎湖今且以三舟直入嵵嶼矣其舟高大堅厚利深涉不利膠淺其人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人數不多久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誕其厚利貪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

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多不法受賄賣放以汛守之兵船成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汛守兵將也故福建巡撫請備之

薛大中疏  
聽李維禎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薦舊詞臣李維禎并薦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如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奉 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大啓



兵部請旌義烈士司。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  
鯤翔彭天祐各。贈都司僉事以援遼俱戰歿也。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  
請免奉。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  
正賴加意綢繆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聖旨周著城守有  
功着卽議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其餘道將各  
官著有功夫被人指抑的都着查明具奏張我續屢  
奉。勅諭嚴旨督援勦賊不得輒議更章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

鄒城恢復元兗徐鴻儒就擒巡撫趙彥恭報蕩平完  
局。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聖旨卿耆德真儒  
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羣僚乃屢疏控陳情  
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  
保以示眷懷。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國情深疏奏論東事當守黔  
事宜戰并發帑減餉保身在怨諸事纏纏二三千言  
皆一時藥石。

東事當守  
黔事宜戰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為國步綦艱聖衷空啓敬  
 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職聞古語有  
 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  
 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  
 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  
 楚西楚且虞惟擾之憂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  
 將所在相聞此誠大小臣工嘗膽臥薪之日而因循  
 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為堯舜之資亦毫無  
 啓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  
 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跪拜起立  
 如傀儡登  
 場

國以至于此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  
 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不知所終  
 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  
 名安于頽廢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汙腐皇上味  
 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  
 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  
 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職意祖宗之制唱  
 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  
 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  
 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機



皇明通紀 卷五十二  
空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  
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  
練達。卽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  
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  
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  
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  
篤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  
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  
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闕悟。則皇上之睿智。  
何自周通。職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

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  
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  
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倚之衆  
亦怠而欲休也。皇上之神情。旣與群臣不相浹洽。  
則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  
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臨照之體段。帝王  
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  
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  
咈盈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典家範。盡  
蔑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



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日擊時事。陪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涕零。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睿覽。稍見施行。職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庶吉士鄭鄮。昌言當採疏曰。臣頃見修撰文震孟。一

疏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祐聖明。必

將逖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浹旬。未蒙報可。臣

竊疑之。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

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

不深長思也。今若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園

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粵之奸。

清明之朝。豈宐有此。臣願皇上之早圖之也。奉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傀



僵貌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鄮這厮黨護同鄉窺探上意本當重處念朕首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二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十一月

禮部接出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為貞靖賢妃

皇二弟追封為簡懷王皇妹追封為悼懿公主

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特疏申救脩撰文震孟庶

吉士鄭鄮

玉牒纂脩已完 勅司禮監送館

欽賞大學士葉向高等三十四員銀兩紵絲表裏鈔

貫有差

蘇琰奏理財三要

御史蘇琰奏理財三要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

便相稽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寔以省壙帛三曰速

究侵欺虛冒之賍以塞漏卮

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奉 聖旨言官以

獻替為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泛且近

來大臣求去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典

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評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禍

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說一味含糊憑何

裁處着回將話來



諭內閣 聖諭前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各准復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復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

貴州賊酋窺板角關，大肆殺掠。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獻俘之日，請卹殉

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疏曰：奢酋謀叛已非一日，尚可謂之激變乎？撫臣徐可求厲聲罵賊而死，鎮

請卹殉難之臣

臣王守忠不就擒而死，道經孫好古驛，日升、李維周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死。至於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卽逆酋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貊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蹂尸淫夷，冠履枕籍也。豈不稟稟見節，而乃冒激變之名，干殺身之禍，則諸君之死愈甚。諸臣之心愈堪悲矣。然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上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軍聲



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象儀之前功。尚  
未賞。死更堪悲。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懋。尚且責其  
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敘。瀘擊其歸路。此時賊可  
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夫。尚晚。今不罪逗遛。而  
罪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然猶曰。職守所關  
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  
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  
此一臣者。卽破格。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  
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仰惟 皇上惻然軫念。  
勅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優卹其激勸。

人心非淺鮮矣。

擒獲海盜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  
三隻。從日本飄來。趕逐漁船。擄人打票。取贖。蘇撫院  
張按臺密令把總楊懋中。計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  
有偽票。偽印。簿籍。器械。旗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  
寧。

憐才公揭。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泰禎等。謹  
揭爲辛酉科。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屢奉 明  
旨。自有法司。其間有無情弊。自在執法訊究。然千秋  
才。而且貧。則合郡之所共知。共悉者。不得不公言。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之、國法在上、公道昭然、事干關節、自當立見分明、如情可原、尚當嚴加覆試、

刑部奉 聖旨、逆犯徐鴻儒等、着便處決、劉崇喜、劉尸、王文臣、梟示、各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定李可灼遣戍、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

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

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空策、并請存恤脩復孟氏墓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

致祭、

御史吳牲災異疊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頽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諸臣以飭武備、恤民災為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寔事、謂宜卽下詔令、責成各邊將吏、悉加訓練、嚴為防禦、以安反測、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觸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聳、窮民感



泣方于時艱有濟災變可弭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奉 聖旨 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具見勞勩張我續王三善督率有功統候優敘已發援兵還着催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為不久自援兵甕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饑餓逃亾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柵壘戶墻以坐困我卽烏雀難

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使此時糧米未匱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例米罄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饑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兵尤日攫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有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法無所拯矣卽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饑餓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十金且無尋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雖至食盡力竭，賣心以沒對之。二祖列聖似可無愧，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蘭交叛，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何，所糜費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又未發一鈔一粒而濟，省直告急之疏，報之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國法，且天理人心喪滅盡矣。至于總督張我續及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兵將，答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此在朝端自有公議，在國家自有憲法，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臣，經略黔地，以匡復此千里封疆，西南半壁猶有見天之日也。奉聖旨：王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勦，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具奏。李樞史永安等候事。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平破格優敘、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上嘉其功、候事平優敘、

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

山東巡撫趙彥奏請 獎勵賢王、上曰、魯藩素著

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寫勅獎勵、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至意、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弭盜安民、並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

左都御史趙南星奏論人臣服官之義、當以職業操守二者程其才品、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一 終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